



周天勇谈增强居民收入： 消费流量是国内经济大循 环的关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除了国民经济分析和短期经济预测以外，主要还做国民经济增长和均衡，第三个板块是债务、货币、资产之间平衡的研究，目前正在推进。我们主要研究过去这么多年，或者是未来均衡方面的，一些在短期均衡模型中看不到、中国特有的问题。

今天主要想讲的是影响中国消费、需求方面的问题。整个实验室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二元体制思路来展开的，通过这些方法，二元体制在标准的城市化与扭曲的城市化之间有一个差值，比如说人口计划生育和没有计划生育之间实际上也有一个人口增长率的差值，我们把他叫做体制扭曲性差值，标准值和实际值的差值，根据这个来推增长方面，比如说增长潜能、

均衡方面，比如说是不是消费减少了或收入减少了。资产方面，货币方面，主要就是我们有多少资产，二元体制下，哪些资产不够，可能会引发币值和货币之锚、抵押信用等方面的问题，今天主要讲消费方面的研究。

影响中国消费需求均衡增长，长期来看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计划生育造成的需求收缩；其次是人口迁移，由于户籍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城市、农村里淤积了很多低收入的人，本来他们的收入可以提高，但是由于这些淤积的存在，他们的收入、消费对整个动态的产能平衡是有影响的。第三我们发现影响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收入的分配和房屋支出这方面对居民消费的挤出。2020年，我们计算的产能过剩大概在13万亿，按照我们这个阶段生产品一半，消费品一半计算的话，实际消费品消费产能的过剩就是6.58万亿左右。

我们来看人口迭代时消费收缩，根据我们的计算，1992年到2000年生育率、人口增长率以及之后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人均GDP，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消费率是多少，我们算出迭代收缩了多少消费，这个消费占产能过剩的部分是多少，占GDP的比例是多少，整个消费的比例开始的时候是0.14%，减少的消费是这么多，但是到最后一年，是1200亿，是一个累积的减少，所以占GDP就是1.25%。

因为人口的收缩不像GDP流量，今年多，明年少，这是一个迭代式的收缩，例如，今年减少的200，要加上明年减少的300，迭代收缩的总人口就变成500。所以对应的消费也是一个迭代收缩的过程。我们也计算了，

2021 年开始到 2035 年，如果就业劳动率的收缩发生这种局面的话，根据当年收入、消费的迭代性收缩，到最后一年收缩的额度还是挺大的，为 17%，一年一年迭代累积性的收缩，最后一年是影响居民消费 19 万亿。迭代收缩是积累的，但是如果到 2035 年，迭代的规模更大，影响迭代消费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我们看了一下计划生育引起的消费收缩，这个已经是没办法了，因为一般是 20 年前人口的生育影响 20 年后收入和消费，从人口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来看，一般是滞后 20 年。

第二，城市化滞后的消费收缩。人口城市化有一个窗口期，比如说 20 岁的时候，你不让他进，你说 50 岁了，你来城市化吧，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的二元体制下，应当有一个错过城市化人口的概念。错过城市化人口，这部分人口实际在农村有一个收入的损失，比如说我到城市的话，应当是五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在农村里窝着，可能就有两万块钱，他损失的收入实际上会影响到消费，这个是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其实我国错过城市化人口的量很大，我们在比较土耳其、墨西哥、印尼的人均 GDP 和我们现在差不多，横向比较的话，也是在 1 万美元左右。这三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例现在下降到 13%，但是我们国家大概去年在 24%，我们生生比他高了 10 个点，也就是说，在二元结构中设置户籍制度，导致人口在农业和农村里的淤积。我们大概计算，农村去年淤积 2 亿人口左右，在农业里淤积的劳动力大概 9000 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口肯定会影响整体的需求、消费，根据前面影响的收入，再来看影响的消费，2015 年的时候，影响到 23000 亿的消费支出。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二元扭曲的体制，

由于过多地淤积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导致没有很顺利地转移到城市，形成那种体制比较顺的收入和支付能力。

第三个房地产经济对消费的挤出。我们做了一个图，土地出让金，假定如果由集体直接交易，政府收 40% 的税，收入留给农民。如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比如说 6，这是 2000 年到现在的收入房价比，我们是 9.3。联合国人居组织认为超过 6，一般以工资收入的家庭就有风险。按照这个房价收入比转移掉市民的收入是这些，市民的收入消费率是这个，农民的收入消费率是这个，可以计算挤出居民总消费收入。2020 年挤出了 7 万亿，这一年的总消费是 29 万亿，占到这一年总消费的 24%。房地产从农民手里过多的把土地收入分掉，分配到政府和高房价转移居民收入这部分，影响的消费占到当年总消费 24%，这个量接近 1/4。我们看开发商购置土地价格的涨幅，价格现在已经一千多万元了，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千块钱，这个地方是 20 多万，这个是完全出让土地平均价格，这个主要是包含工业用地的价格，2020 年涨到 259 万了，这是楼宇的土地出让价格，比如说商业、写字楼、住宅的出让价。这是土地出让金，每年得到的，2020 年我们是 84140 多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的收入，45% 都过了，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大概是 25.6%。这是商品住宅的价格，一直从 2000 年的 2000 元均价，涨到去年 10100 元。现在由于地价太贵，要用楼层来消化，我们算了一下，2020 年平均四点几层，去年这个是 37 层，房地产商达到 8%、9% 的利润，这是全国平均，需要盖 37 层才能保住利润，当然也包含往地下延伸的地下车库部分。这个是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居民

消费每年的变动。

居民总消费占 GDP 的比例，最高的年份大概是 52% 左右，一直在下降，去年下降到 GDP 的 29% 点几，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说明我们从 1982 年以来，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包括居民收入，我是指居民拿到的那部分收入，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不包括政府支付的教育等这种广义的消费，而是居民自己支出的那部分消费，只占 GDP 的 20% 几。我们说贡献比的时候，没加城市化影响的消费，这三个加起来是 100%，我最近也想再细化一下，让学生再把城市化滞后影响的消费加里边，这个比例就是四部分。现在看三项消费里面这是劳动力迭代对产能过剩的贡献，你看这两个都不是太大，最大的是房地产，影响的产能比例是在 50% 多，可以看出来，平均一下大概就是 50%，一半的产能过剩是房地产挤出消费造成的。

所以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还是居民收入问题，特别是 2020 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量分别是农民的 12 倍和 19 倍。因为农民的住宅是建造价资产，城市居民的是每年的平均销售价，乘以人均住宅面积，所以城里人的住宅财富是农村住宅财富的 19 倍，财产性收入是他的 12 倍。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认为国民经济香港化、畸形化，要想把这个扭过来，一定要解决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挤出问题，你想解决制造业问题，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你不把房地产的事解决是不行的，另外，政府的钱也来自于这儿，经济发展靠房地产支柱，是不可靠的。因

为这把工业品的需求给挤掉了。

现在关键是农村土地改革问题，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的关键，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农民大量的回到农村，因为城市也不景气，加大了对实体的挤出。但是回去了干啥？二元体制下，土地不能交易，他没有土地指标，搞了一个企业，用了一点土地，但很多在“一刀切”的拆违中被拆除，那农民经济主体就不能用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去纠正体制的扭曲，我们从二元体制的经济学来看，发生了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从农村各类收入变动来看，未来 15 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

现在第一产业是增加值比例 7.7%，我们的第一产业没有包括采掘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农业。我们 24%的劳动力创造了 7.7%的增加值，收入能高到哪儿去。因此农民收入关键是土地资产的交易收入，如果按现在每年 300 多万亩的土地征收来看，要真是让一半的话，起码得拿到四万亿，像去年，要是给能让 60%，能更多一些，把收入给拿走了。另外，你要是给他一些土地指标，这个土地能不能市场化交易，就让他自由配置，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235

